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七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疏上内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
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
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
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宫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
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吴敏為
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盖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

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

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内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棁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棁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

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

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
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
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
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
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
恚不得報至殺傷内侍帝亟名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
亦泣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
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輙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
三鎮詔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
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
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
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
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
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徼諸將已追及金人於
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

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

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絶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輙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茍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

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
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
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宫人得卿
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
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
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
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
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

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宫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

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宮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

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説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

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

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彊敵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

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懐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髙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

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乞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顔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

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歧語塞而退歧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内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

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顔岐嘗封示論
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惷但知有趙
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
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為出范
宗尹知饒州顔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
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
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
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

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

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罷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

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

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僾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

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

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

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彦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吴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

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

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甞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

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

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遂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

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

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
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
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
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
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
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
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
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

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

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雩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刧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

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寛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陜可以名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乗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

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

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

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名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
原盜賊蠭起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

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宫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

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

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
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
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
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
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
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
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

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茍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

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

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寛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刑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

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廵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

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懐之所當先也臣竊覩陛下有聦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覩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

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

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冐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

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陜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冐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秪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罷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

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罷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

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彊敵近而偽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

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

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茍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

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狥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覯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

資滃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邉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

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

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闗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

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

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
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
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
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
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
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
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
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

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

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

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

遽為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宫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

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

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
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
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
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
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
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

帝聞季布賢名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名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為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録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黄

潛善汪伯彦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髙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宋史卷三百六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九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

卿師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
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
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
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
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
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
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
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

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横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横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

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禄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

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金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

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氷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

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彦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彦孔彦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

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

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啟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

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陜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慕入一説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
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
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
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
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
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
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

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

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
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
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
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
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
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别館澤
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

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憤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濳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

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柏恬不為慮不脩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

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

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
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柰何
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澤上疏曰
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
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
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
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
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

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輙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

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吏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

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須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

懲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錯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

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無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

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

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

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泣曰

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頴繼父

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頴為判官充反澤所為頗失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

人何𣙜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大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勲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

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名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瓊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黄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争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

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韓世忠敗金人于黄天蕩宰相吕頤浩請上幸浙西下

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

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

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

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

詔鼎復為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

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

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為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横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横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不

利走襄陽竟陷乞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為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

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陜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

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期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

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

帝為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

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懐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宫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

沖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衊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刋脩未及行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沖刋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

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

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吕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吕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吕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藴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彦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今

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

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闗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静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夀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絶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嘗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虚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黄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駮鼎

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

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
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
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
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
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
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
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
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大有功再贊親

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者從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入内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宫者鼎名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

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
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
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曁再相奏曰今
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
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
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從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
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
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

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名鼎鼎至越丏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

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

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
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
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
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鋭而可以立功者有
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忠一
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

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思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而惎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

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髙中

謄録舉人臣沈以顯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

張浚 子杓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

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

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彦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浚純實可

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

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宫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

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彦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彦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議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彦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

一日毀羮小黄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羮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彦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彦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狥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巨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為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筦浚歸高宗驚歎即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人或先入陜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

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
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劫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
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
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
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浛江襄漢守臣
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
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
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

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陜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愓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陜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

涇原帥劉錡身卒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
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
哲以狗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
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
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
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鬄其須髯遁

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絶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吴玠為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陜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

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甞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彦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

呂頤浩不悦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陜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宫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陜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名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臣𡨋楊么

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陜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招撫

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名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

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名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

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栅遁高宗手書嘉奬名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蘚歸報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宫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

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
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
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
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乗輿發
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
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
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内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
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

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先是浚遣人持手
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
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祕書少監分司
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未幾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
以詔諭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
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

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名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

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簒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且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揺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

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燄漲天愼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之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

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
復用風采隠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
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
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
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
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
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即位名浚入見改容曰久聞
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

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
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
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
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
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
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
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

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呉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静飲食顔貌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歳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

都統邰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名浚
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
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
書勞之曰近日邉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
盛夏人疲急名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
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
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名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

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
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
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
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
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而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
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
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
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

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揞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縶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

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

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
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
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
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
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
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
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

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名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呉玠呉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

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名對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怪之未幾果獲真盜改

知衢州凡拭喪無壯子請祠以營塋事主管五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帝奬其不畏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晝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横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

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陵
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
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
面對言事迕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董山陵事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
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
伯益冒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宣
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

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别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間道疾馳以聞枃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

後議臣請罷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滞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

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郤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羣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為不

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考證

張浚傳此苗劉刺客也○臣蒲封按何氏備史張魏公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

復遣閒持蠟書遺瓊○臣蒲封按齊東野語張魏公遣蠟書酈瓊之語亦是淄遠知問岳武穆秦州叛卒事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考證